2018

「青春文学」

QING CHUN WEN XUE

我的朋友安德烈 / 双雪涛 003 光 岸 / 慕 容 029 微 尘 / 陈再见 049
女诗人的橡树 / 许 艺 069 实 验 / 张怡微 093 有几条路飞往水桥 / 林 森 107
合 奏 / 石一枫 129 皮 囊 / 彭 扬 159 船九晚不归 / 吕 魁 179
小镇上的错层 / 王小忠 193 关于田螺的梦 / 林荣彬 209
狮子山 / 包 倬 235 龙凤呈祥 / 朱 个 259
轻轻吹出一口气 / 周嘉宁 275 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 / 杨 遥 293 偷 窃 / 雷 默 309
我的声音在天上飘 / 周如常 329 预 言 / 夏 烁 347
山与江河 / 穆鹏羽 365 格利普眼典 / 朱 雀 381

出版说明

我社多年来坚持出版各类年度文学选本，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这些选本，视线多集中于成年作家队伍，在青年作家、青春文学这一领域，一直较少涉及。新世纪以来，80、90后群体的创作渐成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，从中发掘新人力作，为富有潜力和才华的作者搭建展示平台，成为我社亟待完成的工作重点。基于此，我社决定推出“岩层”年选，以便及时总结年度青年文学创作的成绩，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作品，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贡献。

“岩层”年选拟每年出版一本，以小说为主。所选为年度最具代表性的青年文学作品，力求反映该年度青年作家队伍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更多关注成名作者以外的新人，探索青年文学新现象、新发展、新风貌。坚持精品至上原则，不排斥网络等非专业机构作品。

“岩层”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，他们应我社之邀，对当年的青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，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，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，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，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我的朋友安德烈 / 双雪涛 003

无　岸 / 蔡　东 035

微　尘 / 陈再见 063

女诗人的榆树 / 许　艺 079

试　验 / 张怡微 091

有几条路飞往木桥 / 林　森 127

合　奏 / 石一枫 155

皮　囊 / 彭　扬 175

朝九晚不归 / 吕　魁 197

小镇上的银匠 / 王小忠 227

目 录

关于田螺的梦 / 林筱聆 247

狮子山 / 包 倬 265

龙凤呈祥 / 朱 个 295

轻轻喘出一口气 / 周嘉宁 319

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 / 杨 逍 331

秘 密 / 霍 艳 343

我的声音在天上飘 / 周如钢 367

预 言 / 夏 烁 395

山与江河 / 修新羽 413

格利普里奥 / 朱 雀 429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成熟的成色

——《2013 青春文学》

白 烨

青春文学所指称的以“80 后”为主的新锐文学写作群体，近年来呈现出两种明显的发展走势，一是由于文学理念的不同与追求目标的各异，在写作的基本取向上，越来越趋于分化；二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与艺术的增进，他们已纷纷远离了青春文学惯有的流行符号：校园生活与学生主角。因此，青春文学只是沿袭一个已有的称谓，来借以跟进那些曾经青春的青年作者；或者说给已经长大了的青年文学作者，依然戴了一顶他们戴着明显偏小的帽子。

这本《2013 青春文学》，共选收了 20 位作者的 20 篇作品。从作者的构成来看，因其中既有属于“70 后”的石一枫，又有属于“90 后”的修新羽，显然并不局限于“80 后”群体。这种作者构成的多样性，就更使这本年选在涉猎面上超越了青春文学的已有范畴，而具有更为广博的延揽性与包容性。当然，即便是在新锐作家方面，放眼 2013 年的小说创作，值得注意的作者和作品，也不止这 20 位和 20 篇。但读过之后你会感觉到，这 20

位作者和 20 篇作品，确实都不失为铁中铮铮，庸中佼佼。收入本书的作者与作品，具体来看，写法上都有不同作者的各自个性，综合起来看，又显示了一代文学新人的总体特性。这些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姹紫嫣红与朝华夕秀，以不同方式的锐意出新，给人们带来不少新的欣喜。

首先给人印象深刻的，是青年作家们在感应世界和看取生活上，视野明显放开了，眼界极大地扩展了。都市背景，校园生活，已经不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与重心所在，而他们的兴味的触须，已广泛触及到社会与人生的各个方面。同样是在写当下社会青年一代的人生现状，陈再见的《微尘》，述写一个自由写作者因父亲去世奔丧一事，发觉自己跟父亲一样缺亲少友，看清了自己孤独而卑微的人生现状；杨逍的《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》，则状写“我”本想打发周末的无聊，不料在如厕等小事上引起的纠纷和打架等，使得无聊的周末更加地无趣和无聊。同样是在描写情事与性事，吕魁的《朝九晚不归》，由某公司白领漂在京城缺少归属感，出差珠海遭遇一夜情后也倍感孤单，在京与出京像一个镜子的两面，照射出了其在人生与情感上的双向飘零；林筱聆的《关于田螺的梦》，则由一对夫妇彼此的同床异梦和丈夫的隐秘出轨，叙说了婚姻中的情感稀薄与人性的两重分裂。还有一些作品，有意地超越着青年生活和自我经验，观察生活的眼光更为悠远和深邃。如

周嘉宁的《轻轻喘出一口气》,以母女一同出游期间发生的小口角、小摩擦,显现了两代人之间从生活习惯到人生观念的系统性隔阂;再如蔡东的《无岸》,以女讲师柳萍在个人进退与女儿出国上的束手无策和无能无力,揭示了中年妇女难以摆脱又难以应对的人生疲惫;而张怡微的《试验》,更以种种日常化的生活细节素描已人到七十的倪心萍婆婆,用心体味生活,保持内心纯净,表现出跨越代际膈膜去细切解读老人的不凡功力。这些作品,无论从生活的层面看,还是从人物的层面看,都既是广角的,又是多姿的,称得上是对当下社会现实全息性的文学折射。

其次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,是不少作品大都注重对于人物的个人性情与内在精神的发掘与呈现,尤其是在其独有的个性与其独特的命运勾连中,去深入体察个体的生存与个性的命运,由此体现出格外浓烈的人文关怀。双雪涛的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,以日常化的细节,绘描了“我”的朋友安德烈从学生时代起,就不驯顺,不盲从的顽强个性,而这样的个性给他带来的,是人生的一路坎坷,但他既改不了,也不想去改,依然故我,不管不顾;王小忠的《小镇上的银匠》,写一老一少两代藏族银匠艺人,从隔膜到理解,再到和谐与默契,终于成就一段名师出高徒的佳话,在作品人物行状甚于对话的叙述里,贯注的显然是一种文化理念的交集与传统精神的承继。许艺的《女诗人的榆树》,在罹患眼

疾的女诗人先是屋外跑步，后是屋内踱步的行为坚持，来揭现人的顽强的生命意识。有意味的是屋外榆树的不断返青，与女诗人的日益老化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特殊的对话。而林森的《有几条路飞往木桥》，则在瘫痪在床又口齿不清的父亲总惦记被水冲垮的一座木桥，而在木桥修好之后，不能行走的父亲却离奇地失踪，把精神异象与人生之谜一起端给了读者。这些作品所关注的，既属于人的精神性现象，又显得较为个别。但这种内在的与异态的精神状态，越来越成为人们屡见不鲜的现实，并且是人们常常忽略了的。有了这种细切而独到的观察与观照，文学写作对人性百态与人生万象的反映，才算是同步的和完整的。

从艺术表现的方面来看，《2013 青春文学》中的不少作品，在叙述视角与表现形式上，也有不少挑战难度的尝试与锐意出新的努力，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。比如，在叙述角度与人称上，包倬的《狮子山》、周如钢的《我的声音在天上飘》和修新羽的《山与江河》，都选取了第二人称“你”的叙述视角，这种叙述视角因定位单一、限制较多，对写作者来说，无疑增大了写作的难度。但几位作者，都以对话式、散文化的不同方式，完成了作品的故事诉说，并别具各自的韵致。叙述方式上较为特别的，还有石一枫的《合奏》，作品在学小提琴的赵小提和学钢琴的小女孩的“合奏”故事中，先是“柿子”的试探，后又是暗中的偷窥，通篇都

是没有声音的交流，不用语言的“对话”，但在看似隔着却又不即不离的交往中，自有情绪的暗中流动与心绪的默默交流。这样的虚实相间的写作，显然留给了读者更多的想象的空间。

自然，2013 年的青春文学选本的一些作品，也不可避免地留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。比如，有的作品在总体的构思上，明显缺少故事性元素，或者故事性不够彰显，显得较为零乱；有的作品追求语言与叙述的散文化的风格，但缺少精魂不散的“神”的勾连，使作品在文体上，显得不伦不类，介乎入与小说与散文之间。这也正好表明，这样一批文学新锐，还有很多的发展可能，也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

是为序。

2014 年 1 月 18 日晚于北京朝内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2013 青春文学 /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．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4
（岩层书系）
ISBN 978-7-02-010282-2

Ⅰ．①2　Ⅱ．①人　Ⅲ．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．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 033382 号

责任编辑　文　珍　程天翔
美术编辑　赵　迪
责任印制　苏文强

出版发行　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　　址　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　100705
网　　址　http://www. rw-cn. com

印　　刷　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　　销　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　　数　338 千字
开　　本　710 毫米 ×1000 毫米　1/16
印　　张　28　插页 4
印　　数　1—5000
版　　次　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　　次　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　　号　978-7-02-010282-2
定　　价　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65233595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文學週見台北
一篇一章
華文
城市
更深邊

双雪涛

双雪涛，1983 年 9 月生于沈阳。祖籍北京，满族后裔，工人子弟。2010 年小说处女作《翅鬼》获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，2012 年长篇小说《融城记》获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入围。

我的朋友安德烈

一

我倒数第二次看见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礼上。

东北的葬礼准确来说，应该叫集体参观火化。没有眼泪，没有致辞，没有人被允许说，死了的人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，尤其是死了一个普通人的时候。死者的家属彻夜不眠，想着第二天都会来什么车，谁给车扎花，谁去给井盖铺纸，谁在灵车上向外撒纸钱。若死者有儿子，这个儿子就要想想怎么把瓦盆摔碎，一定要四分五裂才好，人才走得顺当。若是碎得不够彻底，亲戚们便瞪起眼，觉得你耽误了行程，让他误了一班车，还要捡起来，重新摔过。我便亲眼见过有人摔来摔去也摔不碎。有人在旁边说：你妈还有未了的心事。那人正被瓦盆弄得起急，捡起瓦盆朝那人扔去，那人一躲，瓦盆碎了个稀里哗啦。

参加的人也要起个大早，通常是凌晨五点左右。车队要排好，瓦盆一碎，灵车的司机就斜眼瞧你，你塞给他三百块钱，他就马上喊道：起灵！这种人通常声若洪钟，两个字在黎明里荡开去，好像要让街上飘浮的游魂让路。若是塞给一百，他好像突然困了一样，叨咕一声：起灵吧。之所以这么早就要出发，是为了赶那第一炉。其实早没有什么第一炉，不知道什么人正赶在焚尸炉建成那一天死掉，获此殊荣，之后的第一炉，无非是那天还没有炼过人罢了。这浅显的道理任何人都懂，可还是要争那第一炉，似乎凡事都要有个次序，然后争一争，人们才能安心。

我爸葬礼的前一晚，我的睾丸突然剧痛，不知道是不是那阵子一直在医院忙

着，没工夫尿尿，憋出了毛病，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阉了才好。我安排人把香看好，千万不要灭了，自己披上大衣，钻进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，走进我家对面我爸去世的医院，躺在一张发黑的床单上，脱下裤子，让大夫把我的睾丸捅来捅去，看看这两个一直带给我快乐的东西，这天晚上怎么了。大夫是个男人，手却很细，好像在挑水果，他说：大小一样，应该不是先天畸形，最近性生活正常吗？我说：不正常，家里有事，没过性生活。他说：之前正常吗？我说：听人家说不正常，时间有点长。他说：没事儿，我看。说着他又捅了捅。你是喝水喝少了，可能里面有点锈。他话音一落，我就不疼了，一点也不疼。诊室里的电子钟指着四点四十五分，我提上裤子从床单上跳下来，冲着大夫鞠了一躬，然后跑回家里。车队已经就位，我从车队的尾巴跑向车头，亲戚们已经在院子里站好，我妈站在灵车边上，她从兜里掏出黑纱，上面有一个白色的“孝”字，戴在我胳膊上。瓦盆在地上，烧纸已经放好，我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，司机及时拉了我一把，递给我一盒火柴，于是我用火柴把烧纸点燃，看它们冒出黑烟然后化为灰烬。我吸了口气把瓦盆举过头顶，这时突然忘了台词。我妈在我身边轻轻说：爸，一路走好。我喊：爸，一路走好！瓦盆摔了个粉碎，好像是见了风的木乃伊一样，灰飞烟灭。她塞给司机三百块，司机声嘶力竭：起灵！

然后，我看见安德烈，披着他初中时的那件灰色大衣，和初中时候一样，敞着怀，里面只有一件背心，手提着初中时的破书包，像是提着刚刚斩下的人头，在熹微中向我走过来。

我第一次见他时，他就穿了一件背心，那是初一的第一堂课。班主任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，姓孙，初中三年她一直陪伴着我们。在不得已的相互了解中，我们发现对她来说，生于和平年代是个不小的失误。当老师，对于她是屈才，对于我们是有点过头了。当时她擦了擦黑色小皮鞋上的灰尘，好像刚刚爬过几座大

山赶到此地，说，你们应该能猜到，我今天能教你们，一定是我这些年教得不赖，我有办法治他们，我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回来看我的，我不难过，他们要是不怕我，早就完蛋了。所以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们都是好学生，都是考上来的，我不想管你们，我太累了。然后她抬头看了看我们，好像在确定是不是听懂了她的话。大部分人都投去听的不能再懂的眼神，我也是。那是 1997 年，东北的教育体系中诞生出一种择校制度，堪称深刻洞察家长学生心理的伟大发明，即是在原本不错的初中内，设立至少甲乙丙丁四个班（基本上都是如此，为了和普通的一二三四等班区别开），叫做“校中校”，吸收小学毕业的考生。和后来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，这种考试就算你考了第一名，也需要交纳九千块钱才能入学，所以又叫九千班。不过就算九千块钱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（我家的这笔钱便是东拼西凑的），可几乎所有小学毕业生都会试图报考这样的学校，谁会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停下来看着别人从身边跑过去呢？我们当时的班级便是甲乙丙丁四个九千班里的丁班。

孙老师讲话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拿了把小刀，一直趴在桌上刻字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孙老师指着他，说：你，起立！他用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脸上露出不可遏止的笑容，想捂嘴又似乎有些难为情。孙老师说：你叫什么？他说：我叫安德烈。她说：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？到前面来，把你的名字写在黑板上。他走出来，我们都笑出声，不只是名字奇怪，他穿了一件极长的跨栏背心，下摆遮住了屁股，好像是穿了一件女人的套裙，两条光溜溜的细腿，脚上穿着一双旧球鞋。他走到前面，说：老师，没有粉笔。孙老师从讲桌里拿出一整盒，抽出一根递给他。他把粉笔掰断，一大半还给孙老师，留在手里的只有一小点，趴在黑板上写：安德烈。字极难看，却写得极大，结果把难看放大了，尤其是“烈”的四点水，好像黑板上爬满了肥硕的蚯蚓。写完最后一笔，粉笔刚好用完，“烈”字的最后一点是用手涂上去的。孙老师翻开点名册，说：名册上的安德舜是你吗？他说：那是我爸

起的，和我没关系。孙老师的恼火已经装满了教室，安德烈却不以为然，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。她说：安德舜，你刚才在桌子上刻什么？他说：周总理。孙老师似乎吓了一跳，说：下课之前你要是不把课桌上的周总理划掉，我就让你父母来赔！以后考试，你要敢写安德烈，我就给你零分，以后你要是还穿背心短裤来上学，我就让你当着大伙脱掉，听明白了吗？我下意识在底下点头，这是小学时落下的毛病，老师问，“听明白了吗？”无论如何是应该点头的。安德烈摇摇头说：没有。孙老师把黑板擦在讲桌上狠狠一拍，说：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在浮起的粉笔灰中慢慢地说：你让我把字划掉，是因为写字破坏了桌子，可如果划掉，桌子就破坏得更厉害了，而且周总理怎么是能够轻易磨灭的？你让我写那个我爸起的名字，是因为名册上是那个名字，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，你已经把名字和我联系上了，我写哪个名字你都会知道是我啊？你觉得我穿背心短裤不对，可走廊里的校规没写不让穿，你不让穿是觉得难看，我穿是觉得凉快，如果你让我脱干净，那不是更难看，我不是更凉快了吗？

孙老师的脸在几秒钟之内已经变换了好几种颜色，最后定格为苍白，她说：你觉得你很有理是不是？他说：嗯，和你一样。她顿了一下说：以后我的课，你不要上了。他想了想，好像在算数，说：那你得退给我五分之一的学费。九千除以五，一千八百块钱。她知道今天没有胜算，当着这么多人动手打人又违背她刚刚说过从来不动手的话，就说：你回座位，晚上叫你父母来。他不置可否，笑嘻嘻地走回去，刚刚坐下，她说：全体起立。他又站起来，用手撑着桌子。她说：都到教室外面去，按大小个儿站好，今天排座位。于是我们呼呼啦啦出去，男女分成两列，一个个对好。这时孙老师把安德烈从队伍里拽出来说：你先等着。等大家全都坐定，她指着最后一排的最右侧，挨着教室的后门，对安德烈说：你把你的桌子搬过去，坐那儿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